



赵志远，1942年12月出生，浙江诸暨人。字越丁，别署西施故里人、梅花溪翁、澹泊斋主。1968年毕业于杭州大学（现为浙江大学）中文系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先后在广西北海电台、杭州电台、深圳电台、《诸暨日报》、《江南游》报工作。新闻工作之余，爱好诗词与书法。书法以行草书见长，曾得已故书画名家沙孟海和钱君匋指点。诗词崇尚朴素平白，追慕唐宋风格，主张古体诗韵与现代诗韵并用。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会员、绍兴兰亭书会会员、中国长城书画院会员、中国书画收藏研究院理事等。2001年创办浙江江南旅游书画院，任常务副院长。

湖上七十書懷

閑借湖邊住，稻粱
甘之謀。孫肥孫瘦
變柳，月影勾留。

吳邑大素書湖上



诗在哪里 人就在那里

陈汉波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文学成就以诗为最。作为中华文化实践的理想土壤，诗曾经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，兴观群怨，渗透、感召于时代。诗至盛唐而极，明清以还，渐趋下行，但诗脉不绝。到了民国，作诗的风气依然，诗人的地位仍很高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经六十余年风风雨雨，诗之土壤疏于耕种、浇灌，虽未荒芜，却显衰微之象。“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”（《孟子》）。近些年来，基于国家、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，诗词重获青睐，诗脉开始复苏。一些地方与诗者纷纷成立诗社，出版诗集，举行吟咏雅集。以我的故乡诸暨为例，古有王冕、杨维桢、陈洪绶，后有余任天等杰出的诗画大师出现。王冕的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，已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咏梅佳句。今天，仍有一批旧体诗的爱好者（包括本土的与离乡的），坚守、播种着这块诗壤，气氛活跃，后继有人。

现居杭州的赵志远先生便是其中的坚守者。

受地域风气的熏染，赵志远自小爱好诗词，大学读的是中文，加之大半生与书法结缘，诗伴随着文学、书法辗转成

长。读志远先生的诗，有三点印象较深：一是存真。读诗知人，有感而发，未见其为诗而诗或作无病呻吟。二是质朴、平实，饱含时代气息，在旧格中透出一些新意。三是题材广，体式完备。感时、咏物、怀人、自况皆采撷入句，律、绝、词、联各体皆能，尤以七绝、词为胜。

稍铺开言之，先说诗。赵诗以西湖题材的为多为好。志远先生是有福之人，退休后的十多年间，所居与西湖只一路之隔，日日沉浸山光水色，夜夜枕湖入梦。思有所触，句由心生，不作诗似辜负了诗。咏夏：“鸣蝉争晚唱，柳拂夜风凉。闲看黄昏月，何须约故乡！”咏月：“流萤点点月依稀，湖上临风觅小诗。船到波心无问处，西泠昨夜梦深时。”咏雪：“一窗晴雪半窗梅，淡淡幽香入梦来。约与湖山同我醉，心无块垒照清晖。”随兴点染，人与湖化。另有词句：“灯火一湖天上，柳风花气阑珊。星星摇落画船边，溅起欢声一片。”清新活泼，童心跃然。“西泠桥下水，多少残荷泪。吟作雪纷飞，一篇唐宋词。”甚得沉潜沧桑之慨。按说西湖诗难作，好句都被古人占去了。毕竟一代有一代之诗，一千个人眼中的西湖便有一千般模样，晴朗与明快是志远先生西湖诗的特色。西湖诗之外，尚有一些怀人、感时诗及长短句亦颇可读。如《祭慈母往生》：“慈母往生诚可哀，阿弥陀佛彩云归。清风一路多珍重，万水千山祭落晖。”作者事母甚孝，老母九十三岁过世，往生前一段时间，他还将老母从诸暨乡下接来杭州，专门租房侍奉了年余。此诗哀而不伤，母归如生，多的是追怀与感念。再如《梅雨汛情电视新闻看后》：“暴雨江南水患

多，汪洋泽国路成河。兰溪诸暨洪峰过，半是释然半可哦。”虽无济灾之力，却有感时忧世之心，这类诗在集中占不小篇幅，应以留注。

其次说词。拙见，词不逊诗，就情味而言，其词或更具可读性。如果说吟者的部分诗稍嫌平直，那么，这种平淡却于词中得以补足。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，在律与意间，时显纠结。词也究平仄，因是长短句，于情感、节奏、意蕴的表达上比诗放松些。读其词，觉阅历沉积后，感慨岁月磨砺，思国怀乡，而中流性情尤在。“花明柳暗画桥西，烟淡淡如织。香漫小楼亭榭，老荷扶风立！”（《好事近·老荷》）“老荷扶风立”，好！荷老未衰，挺风而立，甚见风骨。《临江仙·遥寄友人》一首，却另有一番滋味。其人时在北海，海天空阔，思绪纷飞。至“天涯人已老，何止陆放翁？”戛然而息，苍然乎？达观乎？最后一首《八声甘州·中秋夜思》为集中最可读之词：“望重山万里，月笼烟树，暮色苍茫。一掬清寒当酒，独自饮西窗。浪送涛声远，无限思量。”节奏劲切，景语心语，朗朗可读，似有东坡词的情致，很是畅快！末句“几声南归雁，故地换秋装，怕忆钱塘”，词锋一转，秋绪袭来，怕忆钱塘，最忆钱塘。作者自谦：“已华发，能有几多诗，堪君读？”我却以为，集中凭此一首，或可压卷也。

再说联句。联由诗出，工联者，诗自不待言。志远先生所作联句，用典少，不于高古厚重究功夫，一如其诗，平实明白，爽然读得。如为上虞桃源景区撰的“连冈翠竹千叠浪，放眼青山四时春”，景意开阔，读来胸襟豁然。为画家张关

直配的虎画联“直是云端雷吼千岩震，果如脚下风生万壑雄”，甚有气势。为诸暨樵乡赵家镇撰联“地生三代同堂果，春也不老；天佑四乡种树人，福乎非常”，恋恋乎故乡，郁郁乎民生，寓特色于愿景中，为册中佳联。

最后，不妨对志远先生的书法插说几句。诗与字是其生命倾注的两翼。他的字，体格上是早年学柳公权打下的底子，用笔曾得沙孟海、钱君匋的点拨，临过孙过庭的《书谱》，学过王羲之的章草，几十年致力于行草书的探求，终成自家面目。观其所作，结构平稳规正，不激不厉，行笔洒脱内敛，加上所书多为自作诗、联，识者爱藏，求字者不断。

我与赵志远先生交往有年，知其性情中有诸越余风在，直而不率，刚而不烈。又一副古道热肠，好帮友济困，他的同学、艺友、同乡多愿到其所在的书画院坐坐聊聊，而所取澹泊之斋、志远之名亦可观照其对待功利的态度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》中有语曰：“书，如也。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。总之曰，如其人而已。”写字如此，作诗又何尝不如此？

诗在哪里，人就在那里！是为序。

癸巳年深秋于湖上慰生堂

〔注释〕作者现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任教。

诗人老赵

何欣

老赵是情种。

情寄山水，情钟亲朋，情怀故乡，情缅友人，情感世事。惟其多情，生出种种风流倜傥的韵事；惟其多情，引发无数多愁善感的情思；惟其多情，才能抒发出感人肺腑的诗篇。“风里蜻蜓闲不住，高低远近觅芳踪”（《赏荷即题》）；“西泠桥下水，多少残荷泪。吟作雪纷飞，一篇唐宋词”（《菩萨蛮·湖上寒冬》）；“行将四月芳菲尽，别样心情寄落英”（《惜春》）；“岁月拍江流，秋光照白头。心诗无寄处，留梦在扁舟”（《秋怀》）……诗句中透着他对山水不同视角和不同体味的情感。“青丝别梦尚依稀，白发如诗淡漠时。红叶一窗秋水远，斜阳满目柳依依”（《大学同学会书怀》），这种对同窗、故友的真情怀念，直叫人潸然泪下。“闲看黄昏月，何须约故乡”（《夏夜湖上纳凉得句》）；“清明时节客，又断故乡魂”（《清明即兴》）；“纳凉小院黄昏后，月上东山断续风。听得暮蝉吟苦夏，情牵梦外老家兄”（《夏夜偶拾两首》）……也许是年老思旧，也许是情不自禁，挥之不去的是对故乡、对亲人的怀念。“沧海曾经万里行，富春江上任平生。当年烟雨高台在，犹看古

今鱼钓人”(《题鳊鱼图》);“汤公一笔千行泪,脉脉溪山不了情”(《遂昌行》);“梅花开后桃花谢,次第荣华忽忽间。漫看寻常春草碧,绿茵一片柳亭边”(《湖边晨思》);“芳草天涯路,青春感悟迟。茶禅真一味,人老梦醒时”(《无题》)……终究是沧海桑田的磨炼,对世事的感慨,独特而深沉。

诗情画意,诗之灵魂是诗意诗情,无情无意无以为诗。

老赵是才子。

且不说老赵的书法,那种飘逸,那种俊逸,那种赏心悦目,书法达到这样的造诣,没有灵气没有才气断不可能。在我看来,书法是视觉的艺术,诗是语言的艺术,老赵兼有书家和诗家的艺术才气。“红云一片桃开处,听得早莺三五声”(《春行》);“春日迟迟陌上行,舍南舍北麦苗青。农家梁上归来燕,半啄新泥一翦轻”(《寒食近咏》);“寻水问山追旧踪,杜鹃开处笑春风。蛙声一片童年梦,燕语呢喃细雨中”(《回乡偶拾》);“欲雨还晴五月天,杂花生树小荷尖。儿童呼伴扑蝴蝶,田父牵牛下夕烟”(《暮春偶拾》)……不是我的偏好,老赵的山水诗实在写得特别清纯,饶有情趣。“竹篱梅径莺啼处,早有桃花一路迎”(《咏春》);“流萤点点月依稀,湖上临风觅小诗。船到波心无问处,西泠昨夜梦深时”(《梦中游湖》);“香漫小楼亭榭,老荷扶风立”(《好事近·老荷》)……让人领略其语言艺术的精妙、驾驭文字的才华。

才气、才华,非才何以成诗?

老赵追求澹泊。

澹泊名利，澹泊得失，澹泊成败，澹泊褒贬，当一个人把一切看得都很淡时，那是何等的境界！将诗集取名为《澹泊斋诗存》，显然表达了老赵的意愿，表达了老赵的追求。“夕阳西下碧波中，画里瀛洲绿映红。禅寺暮钟听欲静，湖山晚爱一船风”（《夏日西湖晚唱》）；“曼妙争开花一树，淡香风里满皇城。江南又度清秋节，柳外斜阳雁数声”（《秋西湖》）……沉醉于山水，徜徉于湖色，诗里处处不经意地寄托着他对大自然的钟爱，对人生的赞美，充盈着老赵对澹泊的向往。

含而不露，于澹泊中蕴含深义，诗之精髓。

老赵志存高远。

老赵志于格律诗词的创新探索，主张并用现代新韵。上千年的锤炼，中国格律诗词形成了经典的样式，讲究平仄，讲究用韵，讲究对仗、粘连。诚然，这种讲究，随着时代的发展、语言文字的变化，给后人写格律诗词带来难度，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诗人的发挥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然则，格律诗的经典样式又何尝不正是它的魅力所在？诗一定有发展，古体诗、近体诗、新诗、朦胧诗一路走来，还会有更多形式的诗，但恐怕都不能取代格律诗。老赵新旧诗韵并用的求索和践行，我虽心存疑虑，但由衷敬佩，惟祝成功。

挚友老赵，情胜兄长。

五十年前杭州大学同窗时我即称其老赵，非仅其年长，

更为尊敬。一辑《澹泊斋诗存》，尽显其诗人的气质、诗人的品格、诗人的才华、诗人的意韵。

老赵者，诗人也。

2013年11月于杭州

〔注释〕作者已退休，曾先后担任过《浙江教育报》社长、总编辑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，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，浙江影视制作中心主任，《天下粮仓》制片人等。

不随波峰浪谷 闲钓春风秋月

陈泉永

赵志远老师是诸暨人，我却以为他是杭州人，而且是住在西湖边上的杭州人。

杭州和西湖在我看来是相互依存的。仔细想来，杭州应该是西湖的外延，而西湖则是杭州的内涵。外延要扩张，内涵要丰富。继萧山、余杭成为杭州的城区后，富阳、临安也将被纳为杭州的两个区。在内涵的丰富上，西湖西进、杨公堤的装点、印象西湖，尤其是西湖周边的景点免费向游人开放，广受人们称赞。就西湖的文化底蕴而言，不说寺庙楼堂，不说路桥堤岸，就是无意风物的风霜雨雪，也令不少文人叹为观止。西湖旁边的山石树木，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有人会告诉你它们是有来历的。怪不得历代文人都想成名在西湖，老去也伴着西湖。“有幸在西湖边住下，朝朝暮暮品赏西湖的景色，享受西湖的韵味，从造化中学到平淡——平淡也是种境界。”这是赵老师闲聊时跟我说的。

十多年前，退休后的赵老师在西湖大道的涌金门租了一间不大的房子，开了一个画廊，称作江南旅游书画院。他不是刻意去做文化生意，而是练练字，写写诗，时有乡党前来

小酌，生意上以不亏为限，不求盈利多少，也不想追求名利地位，只想品味西湖的春风秋月，欣赏西湖的夏荷腊梅。记得早年我在诸暨的乡下老家时，常常到居住在城关火车站脚下的老画家蔡雪亮先生那里去，总有朋友在那里喝茶聊天，讲大头天话，就是四川摆龙门阵的范式，回忆起来极有意趣。现在，杭州涌金门西湖大道边上赵老师的画廊同样有这样一种味道。

除了书法，这个老杭州大学的文科生最爱好的就是写诗，不是天马行空的自由诗，而是讲究平仄的格律诗，既抑扬顿挫，又内涵无穷。有几首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前人所作，记得他有过一首《夏日西湖晚唱》的绝句：“夕阳西下碧波中，画里瀛洲绿映红。禅寺暮钟听欲静，湖山晚爱一船风。”还有一首《秋西湖》的绝句：“曼妙争开花一树，淡香风里满皇城。江南又度清秋节，柳外斜阳雁数声。”这种吟风咏物的修辞，平白质朴的提炼，尽管没有余音绕梁，但也令人久久回味。比如咏桂，杭州的桂花向来有盛名，柳永的《望梅潮》中就有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的妙语。我们只知道在金秋季节邀几个“诗龙酒虎”，到桂花树下喝茶品酒，吃农家乐的土鸡，大快朵颐，而赵老师却吟得了“寒露到，残荷零落，一地香尘”，不经意间便吐露出对杭州有名景致的赞许。

从赵老师的诗又联想到他的为人。我以为他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：重孝悌，讲诚信，有骨气，敢担当。这些，都可以例证其中。这里只说一桩。早年，赵老师家境艰难，记得他排行老二，他大哥读书也极有天分，但为了确保几个

弟妹读书，父亲只得让他的大哥辍学，帮父母打拼生活。父亲叮嘱其他兄弟：你们将来有出息，千万不能忘记你们的大哥。赵志远老师牢牢记住父亲的这个交代。现在他已退休，尽管退休金不多，征得家人同意后，每月匀出一部分钱来，去兑现他父亲的心愿！

大凡名人，从传统看都是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，文人更甚。有的结庐山野，与松柏为邻，啸傲林泉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；有的大隐于市，同样啸晚风，饮秋露，沐烟霞。他们大智若愚，淡然处世，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。我也喜欢画点山水，画中喜欢点缀一古代文人，在松下、在山中、在月夜、在田园，戴斗笠着长袍，或坐、或听、或观、或策杖而行，这样自以为有点文化气息。相比赵老师，头发倒梳，红衬衫白西裤，十足一副老帅哥的气派！在杭州，在西子湖畔，在涌金门外的西湖大道边，你曾想过有这样一个自称“扫地佬”的人，在人声鼎沸中，不随波峰浪谷，闲钓春风秋月，过着他在我们看来很老式的文人生活……

2013年11月

〔注释〕作者现在浙江省级机关工作。

致赵君

滕 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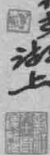
烟雨一湖吟晚秋，
高朋谈笑学庄周。
龙蛇走笔天行健，
开店不为稻粱谋。

[注释] 此为老杭大同学滕延青贺诗。



秋悲一掃風正和
 重船泊潯口中央

日边消息夜当凉
 天上人间梦可香
 秋水一湖风正好
 重船泊
 浪月中央 赵志远
 湖上初秋印象
 辛卯春劉江書于湖上



刘江（中国美院教授，西泠印社执行社长，著名篆刻家、书法家）书作者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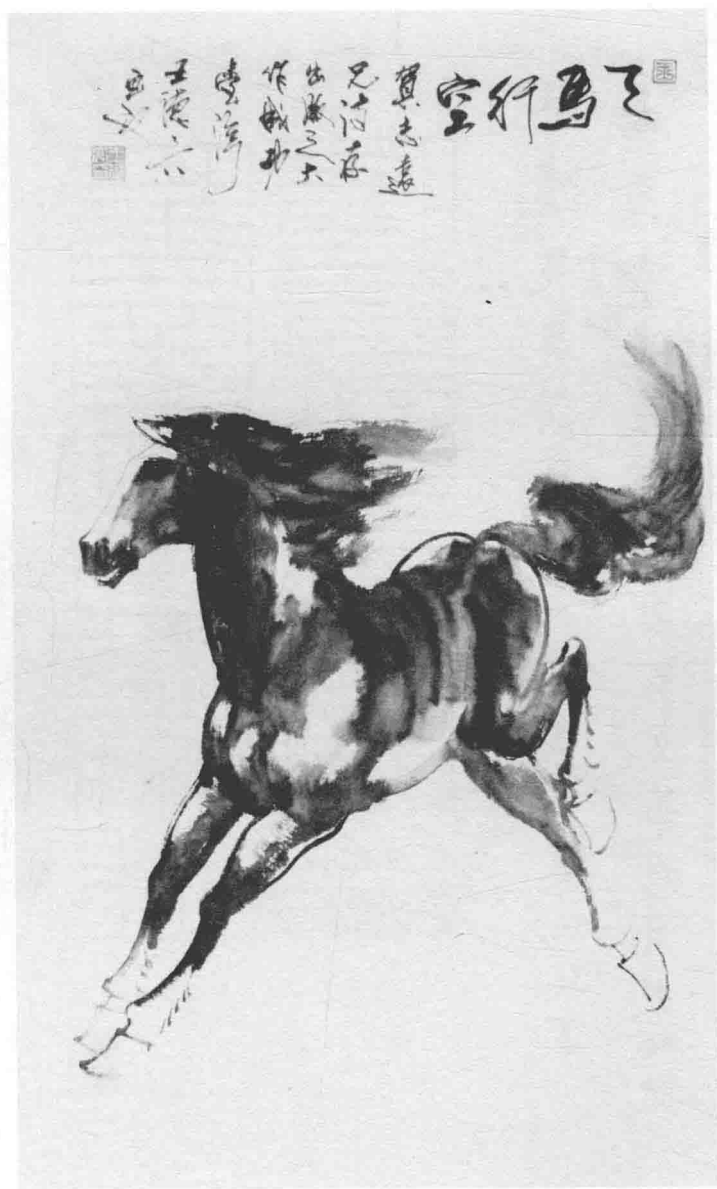
翠綠叢中紅點
瓦紅堆裡綠重

平湖細浪一船風
曲院斜陽雨後虹
萬綠丛中紅點點
千紅堆裡綠重重

趙志遠曲院風荷詩

辛卯春劉江集此篆書之





王德亮（台湾知名画家、中华亚细亚艺文协会副理事长）贺作